

皇明文衡

八



皇明文衡卷之三十二

記

樗舍記

謝肅

上虞管起遠氏之避地于北山也山有大樗因作舍以蔭于其下而名之曰樗蓋自比焉且屬予記之時予有四方之游不果爲及歸則樗舍者已徙構城中餘十年矣而其名不易則又謂予曰曩屬子記吾樗舍不意文之久不出也何故余復之曰起遠固美才而有用者也樗固散材而無用者也以無用之散材比有用之美才余何言以記哉乃愕然曰子以吾爲有用之才則誠不知我矣獨不見夫元之季世乎朝綱解紐中原板蕩羣雄並爭以爲敵國故中外急於用才而無所擇凡其才之可以宰一邑者或守一郡才之可以守一郡

者或鎮藩維或以將帥之才而屈伏行伍或以經綸之才而
汨沒簿書或位都卿相爵列王侯而非匡濟之才雖才有小
大用不適宜固未爲不見用也及

皇明聿興天戈一麾四海訾慄向之所謂才者莫不低頭束
手以就戮辱焉唯吾幸免豈不以其才之無用也邪天下已
定上乃更張治化深懲前代之失合羣才而聚于

京師親爲簡拔以用之有朝食齏鹽而莫調鼎鼐者矣有莫
居逆旅而朝上巖廊者矣茲非有用之才乎然左承薦擢而
右賜徒流右懷章殺而左伏鈇鉞者亦云夥矣是豈

宸衷之不受才也哉亦其才不勝任而冒焉者之故也以吾
才無用而獲免又何其幸歟此吾所以甘比於樗焉夫樗無
用之散材故匠石不加斤斧得以全乎其天而莊生嘗述其

言以爲求無所可用而爲余大用者也子但以是而記之何
謂無言乎余又復之曰嘻有是哉夫永無所可用者莊生所
以忘天下也爲余大用者莊生所以自私也自私而忘天下
豈聖賢之所安乎然吾知起遠讀聖賢書而志將有爲者也
道出處言必稱伊呂道問學言必稱孔孟伊呂孔孟未嘗自
私而忘天下也故伊尹之未見用也耕于有莘固耕者耳而
能樂夫堯舜之道及既見用也則相其君而覺斯民惟呂望
亦然方其未見用也釣于渭濱固漁者耳而能謹夫丹書之
戒及既見用也則尊主而庇民是伊呂未嘗自私而忘天下
也孔子謂如有用我吾爲東周而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
韶舞此欲見諸行事者未嘗自私而忘天下也孟子謂平治
天下舍我其誰雖不得位然其談王道道性善論養氣所以

立言垂訓者未嘗自私而忘天下也且夫天者降聖賢以其才非但使其自足於已而已必將欲其大有爲於天下以濟乎斯人也而莊生之才既不足以濟斯人又不肯下於聖賢乃託樗焉以肆其荒唐之說欲高出於天地萬物之表其亦不知視乎聖賢也而益卑矣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蓋以喻夫君子所守處亂世而後可見然非周于德者不能焉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斧斤伐之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蓋以喻夫人之良心乃固有耳若然則吾聞孔子嘗取松栢以喻君子之周于德者矣未聞有取於樗也吾聞孟子嘗取美木以喻人之良心者矣未聞有取於散材也今起遠亦養其良心而周于德則用世之才全於我矣又何必自比於無用之樗樗乎樗乎其莊生之徒歟起遠

有志於聖賢者也第以未之見用若無用然乃強名其舍曰
樗耳夫豈其情也哉於是幡然喜曰是足以記吾樗舍矣敢
不自勉遂爲書之

尊聞齋記

劉夏

詩三百昔余攻之以遊場屋彼時尊尚時王之制日夕孜孜
訓傳是故紀錄傳言者見取於有司遺傳者則見黜考官全
藉是以決取舍其間雖有才優而文富學博而識高所見稍
出訓傳外天下人必指目之曰是失經旨者也爲專門名家
大僂矣以此籠絡禁制天下高材明知之士槩不出乎彼之
格律一旦試中京師列於有官君子翻然棄其舊步如脫敝
屣則學賦詩爲文以藻飾厥躬後進之士倘又來扣求前日
射中之術必曰余忘之久矣余忘之久矣嗚呼聖人刪詩宋

大儒先生傳詩豈謂科舉之敝其叛去至於如此之速也雖然此豈人之情也哉由學經之士拘於王者創法父師課試勤苦跼蹐以執業雖嘗號讀聖人之經其實無得於心心之所樂不在是也窮經之士或者樂乎其心飫焉而忘饑樂焉而忘憂可以與之共涉患難而不悔可以與之共處貧賤而不愠抱與俱處終身不厭安有叛去之理哉余始至金陵郭士中爲余設榻於其家尊聞齋要余共讀詩三百余乃爲之導行前驅其法先經後傳至或執經證傳日可粗通十許篇稍稍純熟其勢洋洋焉翼翼焉如鷺鳥乘涼風如巨魚縱廣淵卒也合三百篇天秩有序如親姻族姓三百人同堂共席左右列坐昭穆相從尊卑爲位血脉灌注聯絡流通天下大法天地經緯無旁蹊無多岐驅車四達煌煌周道闢如也士

中曰樂哉斯言乎余曰未也良農爲土田橫縱其畝鋤治七八往返然後墳壤糜爛而植物滋生焉嗟乎讀書之道亦如此矣而泥於窮經乎每夜二鼓盡余昧就睡士中挑燈吟諷尚未已士中樂矣庶幾尊其所聞矣乃語士中就書此言以記尊聞齋不亦宜乎

焦氏廬墓記

甲辰三年江西道提刑按察分司行部至進賢縣舉儒士二人焉其一人雷逸清其一人焦致中雷氏堅苦澹泊在家務耕稼焦氏教授里中有孝行歲當壬辰癸巳之時江南兵火大作焦之父母亡流離轉徙之中乃能不飲酒不食肉與人言輒流涕執親之喪三年及亂定還鄉又廬墓側三年嗚呼當此之際世道之大變何如也父子不相顧兄弟離散君臣

之義睽夫婦之道缺儒者多衣短衣帶長刀踐獵戎行一朝
依附權勢假名爲公卿郎將卽可以得志斬艾人如草菅區
區守行義出門有誰可相告語也而焦氏獨能力行孝弟於
此時邪夫孝弟也者士大夫百行之常亦無足多上人乃能
爲於三綱淪沒九法斁壞之際此爲難能耳人皆仁也仁人
之生德也孝弟生德之本根也本根植立則枝葉之條達鬯
茂可計日而冀矣每念彼同時之人馳驚於形勢之塗而不
知返膠固於刼奪之域而不能拔此皆蹈夫死之道也夫有
死之道者今而漸盡泯滅化爲冷灰微塵不復有聞于時有
生之德者今皆領薦于上大夫將有人民社稷之任進爲當
時聞人故余特爲雷氏作逸清堂序又爲焦氏作廬墓記者
見我國家收拾天下人材未嘗專事藝文之末而遺于孝

弟力田之本也吾黨之士亦可以爲之儆懼矣

遊山記

貝瓊

禦兒地四平無山其東北六十里有小山曰爰山山由爰道人得名爰山之東曰史山庚戌春清明陳君仲謀約予遊爰山適予被

召赴京師而仲謀亦以雨止今年春三月丁酉天氣澄穆予與仲謀幸無一事撓乃相謂曰不可以不償所願促治酒肉飲食已帥陳熊陳魯兩生泊予子翱由大溪北折而東度陌越阡至爰山之趾居人四五家皆棘樊荆扉雞犬相應彷彿桃源中而里之巨族卜民有家在山半冢後得支徑而上高下稚松萬株環合無路俛首松下偃僂行而雲氣相盪不啻魚沫波濤中山回路盡有石斲然壁立者卽爰道人尸解處

其顛有小石突怒土中類迸筍者有盤互類本走長根者方
飲酒大醉昏然欲睡皆踞石而坐松風謾謾吹人衣耳目爲
醒欲過山北陸生來青堂而生以事出其子聞之爲煮茶來
獻乃啜二甌以沃燥吻已而復東其塗漸夷有公主墓云宋
孝宗女葬于此又行至東山則所謂史山者山視父山稍卑
上建神官祠人至而禱者前後相屬余亦倦而休焉兩山之
中求其奇峰之環拱瀑布之噴薄如赤城天姥無有也然予
意在於一適耳意之所適亦何異夫赤城天姥哉因觀祠旁
古井井深二仞而泉瑩可鑑疑學僊者洗藥於此或云山僧
鑿石以濟三伏之暍者人獲汲以飲焉山之勝殆盡於是矣
日暮下山路益峭或有雞子石磊磊至不容足而山陽王氏
巨竹千挺參天以非好事者不得造其所近山又有三湖青

停黛蓄與天一色錦鳬往來可畫從者艤舟以待翺與二生
皆登舟仲謀從余徒行歸翼日戊戌放舟自馬橋南行六七
里捨舟而塗至紫薇山之陰山赭無草木左右怪石縱橫錯
布類駝馬者類虎豹蹲者類羣羊之或寢或訛者細路出石
間如縈蛇踳踳驚而上山顛亦有神官古祠祠之下爲廣福
寺寺建於唐時而飛樓湧閣高下向背皆依山勢而成寺僧
達公古道延坐半間雲所同坐者曰蘭谷曰天然惜余所知
梓南山者不幸而夭爲之愴然其東偏小樓曰覽遠遂與古
道登樓望海而弱水三萬里之廣苑在其下蓬萊雲氣隱隱
接於欄楯也又西過齋笑巖居中闢燕坐之室納湖光延野
色卽所謂天開圖畫者信非夸言也時笑巖沒已久弟子道
印具茗飲共讀章孝標詩日卓午返酌于半間雲所醺筇而

食肉雖美不能過也與仲謀各賦詩一解兒子翺復成五言
長篇以紀其事旣罷下至半山有寺曰慧力蓋晉尚書張延
光故第也視廣福尤極壯麗旁像尚書父子而祠之兵變之
餘仆者不復支蝨者不復易而陶者舍其中搏土爲瓦器然
諸浮屠猶守其道不去曰於西廡小殿禮古旃檀佛梵唄之
聲雜於螺磬予嘉其信之篤而持之固且歎吾儒之不能及
也其東廡飯僧之堂曰勝功德海宋張卽之所書四字在焉
古道導余觀壁間畫龍一驤首躍洪濤中一旣升而反顧恍
惚有風雨隨之鱗甲飛動乃葉茂章元統甲戌夏所作距今
三十餘年矣其餘兩胡僧亦入妙品歎賞久之寺南有勝果
寺者不暇遊且轉而遊東山道遇才公大用泊桑子才沈復
東二生因與之俱東山與紫薇夾水對峙相去可三里許石

磴猶峻余且賈勇先登古道則不及而後矣山之寺曰崇福寺寺廢亦久徒見浩劫於荒煙野草間而審食其墓頽况讀書臺錢鏐洗劍池走馬塘舉無存者惟僊人葛洪井歷歲不改其泉甚清汲者往往得丹砂或投石井中輒有聲如雷又有慈烏泉者在山之東冬夏不竭余以道迂不及觀獨至俱胝喝石岫岫深黑可坐三四人言舊多合抱大木三伏時如清秋岫前土皆五色兒童拾之以爲玩今大木盡伐棟宇亦撤矣下有農圃數十家屋參差鱗比叢篠灌木交蔭其旁豈亦辟世之人與回登絕頂東望岸海連山起伏者秦柱山也其北如獅子騰舞者橫山也共憇東嶽行宮至是而遊者漸稀矣噫有其具而無其時不樂也有其時而無其地亦不樂也今有其具有其時又有其地此余所以遂登臨之樂也

抑天也非人之所能必也不可以不記

植勤堂記

余嘗論宋三百年間有大德而享其報者晉國公王祐也符彥卿與太祖外有君臣之分在周則爲比肩同事之人而握兵居重地一旦疑其爲變命祐往察動靜之跡且欲因而翦之使小人苟利富貴必希旨附和以誣其罪惡計吾之得失哉乃以百口保之坐是失官旣而其子文正公相真宗十有八年孫懿敏公在仁宗朝復出入將相三十餘年植槐之應捷若桴鼓當是時祐非私於彥卿實所以忠於太祖者也使太祖無誅滅大臣之過而彥卿免讒構之寃此固有純臣之義矣若秦檜當國忌賢嫉功盡斥異已至殺岳飛殺趙鼎而張浚胡寅亦幾不免其陰賊慘酷何如邪迺嘆其子不足相

副當燕而罷曾不反求諸已其後卒號爵廢棄秦氏遂哀鳴
呼善惡之積如此天之報施又如此可爲百世之龜監已故
君子莫不稱祐不徵近功至檜則皆怒罵欲食其肉然如祐
之所存者恒寡而故檜之所爲者徃徃有之豈其性甘爲豺
虎哉將以天之冥冥爲不足信也不智甚矣撫之金谿有王
熙謙和氏以晉公爲法顏其所居之堂曰植勤虞文靖公揭
文安公咸賦詠以美之復介工部主事彭德脩來謁記故特
舉二者論之大抵爲善無應則輟而不進此固人之常情勤
則始終無間焉以木觀之封其本而枝益蕃去其蝨而實可
冀蓋有出於自然者孰與快意一時以稔其毒肉未寒而名
滅哉覽者宜有所勸是爲記熙荆國文公十世孫讀書好古
有長者風爲鄉里所推云

仰高樓記

朱善

洪武己未正月善自遼東歸南昌秀士羅德厚館于書樓之上開牕而望之西山屹然于其前其卓絕若中軍大將部伍旗幟整齊嚴肅而不可犯也其靚潔若補陀觀音冠帶瓔珞尊嚴端正而不可狎也其飛動則矯然龍驤翩然鳳翥雄健俊快而不可羈也其變化則霞飛雲歛陽舒陰慘一日之間倏忽晦明而不可測也德厚曰自吾創是樓也旦而笑語焉夕而寢處焉閑居而宴息賓至而觴詠焉無往而不於斯固將托是以終吾身而奚外物之足慕哉請子命名而遂爲之記庶將賴以不朽予曰諾吾將有以成子之志按圖誌西山之高與廬阜等而諸峯競秀環三百餘里其巖洞之幽深泉石之清美竹箭之茂密草木之靈異琳宮梵宇之相望良